史記疏證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一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習學記言曰仲尼弟子列傳以論語左氏次之不至甚謬至子貢稍欲見其一二遷為辨士所扳引浮鄙淫誕殆不可洗濯而遷亦載之何邪古文與俗說不並立然遷意所喜不能盡去也

二十九髮盡白早死

邵泰衢曰按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年七十三哀公十四年顏子死伯魚年五十先孔子

死家語云回三十二而死按孔子生伯魚五十而死是時孔子六十九矣哀公十四年回死是孔子七十一矣計其年回當四十一非三十二也夫子曰短命者德宜長年雖四十一亦曰短命耳謂二十九而髮白蚤死與三十二死者皆非也鯉先回死孔子年六十九而鯉卒若回三十二而死則先鯉矣

冉耕字伯牛

秀水朱彞尊孔子弟子考曰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

伯牛有惡疾

茅坤曰冉伯牛鄆人去臨洺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仕洺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洺之西五百冉子墓在焉豈孔子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耶然考之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蓋死鄆也

冉求

家語仲弓之宗族

敢問

問問同而荅異

史詮曰宋本無問同以下五字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韓詩外傳子路卞之野人也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

論衡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聖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聖賢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闓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列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　韓詩外傳子路盛服以見孔子

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欤今汝衣服其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

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韓詩外傳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

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說苑臣術篇子路為蒲大夫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

君

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

陳子龍曰季子救孔悝而來豈應出此語固

知左氏為當矣

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

李廷機曰史記孔悝之難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斷纓子路結纓而死據論語義壺黶一曰狐黯以詐墜子路折股畏其目光不敢前曰請覆子之目子路以衣袂掩目遂殺之又師覺授孝子傳子路之子仲子崔欲報父讐殺狐黶告於夫子夫子曰行矣黶知之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以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然則狐黶蓋悔其詐殺子

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者也事固不可信然
亦足以少雪覆醢之辱
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
恥之
龜山楊氏曰田常為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
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
死則予何罪焉　容齋續筆曰史記稱宰我
為齊臨淄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
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辨之以為子我者
闞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以其字亦

曰子我故戰國策之書誤以為宰予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謂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為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予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

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
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
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
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
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為無稽是以
蠡為助田氏為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楊
慎曰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于二世曰田常
為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
殺宰予于庭遂弑簡公斯去宰予未遠所言
當得其寔如斯所言則宰予之死仇牧之類

也司馬遷遂誣以作亂作亂本無明文而與難獨有此誣不然幾厚誣賢者索隱知其非而又曲為關止子我之辨亦紆曲不若是証之明也

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

凌稚隆曰按家語越絕書吳越春秋並載此語蘇代說燕惠王噲語與此同見戰國策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通鑑外紀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偪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脩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强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甞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必實哉　古史曰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九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

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自托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　楊慎曰太史公信戰國策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而伯越其文震燿其詞便利又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言則子貢一蘇秦耳

言偃吳人字子游

朱彝尊曰許慎說文偃作㫡象旌旗之游

少孔子四十五歲

弟子考作三十五歲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

容齋續筆曰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

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

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

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

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又

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

三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

顓孫師陳人

呂氏春秋曰子張魯之鄙家也

少孔子四十八歲

金壯曰按世家云陳蔡之厄孔子年六十三則子張是時才十五歲游夏之徒俱未及二十耶此等年歲恐未可深信　按韓子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儒分為八

孔子以為能通孝道

韓詩外傳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

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
其身而輕其祿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
朱彝尊曰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文三十而今本史記作四十流傳既久均失其故矣

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

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韓詩外傳子賤台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為之大功乃與堯

舜參矣

憲攝敝衣冠見子貢

韓詩外傳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

南宮括字子容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

夏洪基孔門弟子記略曰南宮适之為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主亦云謚敬叔

孟懿子以凡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
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
云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
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
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
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強家矣豈孔子
得以凡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
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
為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讜言
語而不糜于有道之邦邪愚以敬叔之與南

宮适皆然二人矣　朱彝尊曰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縚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杜預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縚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崇禎末高郵夏孔基元闕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為一人以仲孫說閱謚敬叔者為一人至于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也譌然漢書

古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邉子顏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宮縚也于敬叔則名南宮适也是縚與适适與邉子均未可混而為一矣

公晳哀字季次

金石文字記曰汶上縣有漢衛尉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适以顏原為顏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即季路與兼脩義不協按公晳哀字季次不為家臣太史公與原憲並稱一稱字一稱名亦古文所嘗有也

朱彝尊曰次或作況

同傳菑川人楊何
愚按楊何卽史公父談所從受易者也

何元朔中
史詮曰漢書作元光

高柴字子羔
王應麟曰衛高柴爲孔子弟子後居于魯
朱彝尊曰左傳作季羔檀弓韓非子作子臯

公伯繚字子周
朱彝尊曰論語作寮史記索隱作繚今本作

條又或作遼或云即申繚
周愬子路於季孫
朱彝尊曰按公伯繚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愬子路一事斷為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必隱即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盡擯其生平也子長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寮蓋其一矣而致堂胡氏因家語不列其名氏謂史記失之迨明程敏政

乃建議謂是聖門之蟊賊請罷其祀嘉靖中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顏何皆不見于家語而傳會于史記請均去之愚謂家語史記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以史記為傳會未免失之偏矣

司馬耕

家語耕上有犂字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家語作四十六歲

有若少孔子十三歲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

朱彝尊曰按張守節據家語文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殆誤也

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

困學紀聞曰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間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坐坐之論乎

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容齋隨筆曰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

稱子夏子張子游以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為非君子之言又以為夫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為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貌狀之似而師之邪

巫馬施字子旗

愚按家語旗作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家語作三十九歲

顏幸字子栁

朱彝尊曰通典作柳咸淳臨安志作韋弍作辛

伯虔字子析

朱彝尊曰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考

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宋思陵賛曰有慶子
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本也

公孫龍字子石
日知録曰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
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
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代
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
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

顏高字子驕
李光縉曰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于楊州

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註云顏高魯有力人疑即此人與　朱彝尊曰史記索隱云家語名産今本家語作顏刻少孔子五十歲

漆雕徒父

凌稚隆曰按徒父字子有

秦冉字門

朱彝尊曰禮殿圖有家語無

公夏首字乘

朱彝尊曰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

奚容蒧字子晳

朱彝尊曰一云字子楷

顏祖字襄

孔子弟子考作顏相字子襄朱彝尊曰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或是語顏子亦未可定

鄡單字子家

朱彝尊曰禮殿圖有家語無

句井疆

朱彝尊曰字子疆

秦商字子丕

李光縉曰家語云秦商魯人字不慈鄭玄曰楚人字子丕愚按不慈當作丕慈左傳孟氏之臣秦堇父嘗御重如偪陽之役反歸獻子以為右生秦丕玆事仲尼則此人也作魯人為是　朱彝尊曰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子父堇父偪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隱藕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

孔門弟子使爵商未得與至大觀四年禮局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鬬里志誤以秦祖鄄城之封移之商非也

申黨字周

論語釋文曰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王應麟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唐開元封申

黨名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于詳考陸氏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申棖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朱彝尊曰按七十子顔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商氏縣氏原氏居其二若申棖申棠文翁圖記並列開元祥符亦並追封鄭康成陸德明疑為一人則以續黨並字周也夫棠黨字義相近合之可耳而高郵夏洪基強

以棠根為諧聲字亦近鑿且如公西蔵公西輿如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獨續輿賞同字必當去其一乎竊謂唐宋議禮諸儒未為不是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記有之矣

榮旂字子祺

朱彝尊曰家語作榮祈字子顏

縣成字子祺

朱彝尊曰今本家語作子横

步叔乘字子車

朱彝尊曰按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

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韵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從之

樂欬字子聲

朱彝尊曰按春秋定公十二年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須句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墮三都之城杜預注以二人為魯大夫考樂欬家語作樂欣欣與頎偏旁相同疑頎即是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為弟子未可知也

叔仲會字子期

朱彝尊曰魯峻石壁畫像云少孔子五十歲

商君列傳弟八

為中庶子

戰國策校注曰如甘羅為文信侯少庶子之比

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戰國策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又見呂氏春秋）

卒定變法之令

習學記言曰商鞅變法大事也遷不不加䟽別淺深無次而學者亦考之不詳所謂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者此變法之本意也古者為比閭族黨使民相保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相及是亦連坐而非厲民者不相收司也孟子教治滕則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葢治小國合散民以親睦為先雖有罪奇衺亦未暇相反也先王以公天下之法使民私其私商鞅以私一國之法使民公其公此其所以異

也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此因事積習致然蓋有受是賞罰者若遞立為一成之法以齊秦俗則民之叛秦不待勝廣矣不分異者漸以倍賦法偪奪之先王之法雖防民情如成訟勿讎避讎令民有所出入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今鞅使民一切不得私關相蔽隱直情徑達以奉公上又事末利及怠而貧者先王雖有里布

屋粟之罰而閒民轉移執事不舉而收孥之也其設法抑民輕重曲折事不一端而遷之所載謂直若酒之鴆藥之烏喙疾之寒熱也首之濡縷立死者亦未然也至如集小鄉為縣開井邑為阡陌之類則固可遽行矣蓋其禁民巧察民專沉鷙果敢一施於上下而私其便於國故雖殺其身卒不能廢其法數百年而禁制成秦已亡而猶不可變凡行於後世者增損厚薄微有不同大抵皆鞅之遺術也何獨彼之非乎

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

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年徙木予金其祖吳起之遺智歟　愚按蘇氏云商鞅立信於徙木立

咸於棄灰棄灰事不見於傳王伯厚曰韓子云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世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為殷法孟康注漢五行志云商鞅為政以棄灰於道必坋人坋人必鬬故設黥刑以絶其原也

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日知録曰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

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

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

董份曰既云作為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

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

陳子龍曰世言開阡陌非是去其田塍乃許人兼并之意也然曰賦稅平者何居愚謂周末井田之制漸廢民之轉徙失業者或棄其百畝而不能治有餘力者又不能兼并以致

田多荒蕪而賦稅失平商君許其兼并以便豪強亦以益公賦也

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

陳子龍曰安邑本在黃河之東魏人以大梁為河東懷汲為河內故以蒲汾為西河過秦論所謂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者是也此言河西互言耳

三置晉國之君

困學紀聞曰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六年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

戰國策曰孝公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莅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索隱曰按商君書開塞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焦竑曰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為之說耳開

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又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興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亦何利哉　史詮曰淮南子作啓塞注云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二

蘇秦列傳第九

東周雒陽人也

河南志曰洛陽城東御道北孝義里西北隅有蘓秦冢

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論衡曰蘓秦張儀縱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能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先生泣下霑襟張儀不若又曰蘇秦骨鼻張儀仳脇　袁淑真隱傳曰鬼谷先生

不知何許人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栢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程子曰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鉗　困學紀聞曰尹知章序鬼

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
二章復受轉丸胠篋三章然秦儀用之裁得
温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
復往見其言所受於師行之必有口吻之驗
耳未有傾河塡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
使弟子深見其闔與乎先生曰為子陳言至
道齋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顔
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龍云轉丸
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　漢藝文志攷證
曰柳子厚嘗曰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鬼

谷子後出而嶮盭峭薄恐其言妄亂世難信
亢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言益隘使人
猖狂失守来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紿激
訐揣測憸滑之術悉備於章學之者惟儀秦
而已始捭闔飛鉗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
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
也昔倉頡作文字鬼為之哭不知鬼谷作是
書鬼何為耶世人欲知鬼谷子者觀二子言
畧盡矣劉氏逕曰老之翁張儒之闔闢其與
鬼谷往来 如環鬼幽 而顯者也谷扣而應者

也藏幽露顯一扣一應信如其名哉

西有漢中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中楚地接秦紀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所謂泗上十二諸侯也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正義云楚自梁州漢中郡南有巴渝過江南有黔中巫郡惠文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

屈匄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齊湣王遺楚王書曰王欺于張儀亡地漢中李斯曰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蔡澤謂范睢相秦棧道十里道蜀漢于後漢書注故城在今梁州南鄭東縣東非

南有巴蜀

通鑑地理通釋曰蜀見于牧誓地與秦接通典曰所謂巴賨彭濮之人秦惠王使司馬錯伐蜀有其地利州益昌縣古劍閣道秦伐蜀所由謂之石牛道陳子昂云昔蜀與中國不

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
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
州元和郡縣志武王伐紂巴人助焉後封為
巴子其地東至魚復西僰道接漢中南極牂
柯是其界也戰國策秦伐蜀十月取之蜀既
屬秦益強秦紀惠文九年滅蜀華陽國志云
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際黃帝為子昌意娶蜀
山氏後子孫因封焉　又曰秦滅蜀因滅巴
通典巴國今巴璧蓬集合忠萬是其地蕪氏
曰秦之憂在六國也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

最强最後取

北有代馬

陳子龍曰是時代未屬秦當是北境緣邊近

代之地亦産良馬

奉陽君常説之去游燕

愚按國策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從李兑言

使使與蘇秦結交則秦之游燕非為奉陽君

不説之故

燕東有朝鮮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玄菟樂浪皆朝鮮

濊貉句驪皆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史記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朝鮮王傳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樂浪縣）浪屬燕滿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王之都王險（地名）括地志高驪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

遼東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燕地東有遼東匈奴傳燕置遼東郡以距胡通典舜營州遼水

之東是也燕遼東郡秦漢因之東通樂浪晉置平州後魏時高麗國都其地唐置安東都護府至德後廢

北有林胡樓煩

通鑑地理通釋曰戰國策蘇秦說齊曰齊燕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匈奴傳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燕趙秦也貨殖傳燕東北邊胡

西有雲中九原

通鑑地理通釋曰括地志勝州連谷縣本秦

九原郡按匈奴傳趙武靈王置雲中趙世家云地西至雲中九原郡縣志敬本古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賈耽古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

南有滹沱

通鑑地理通釋曰禮記惡池周禮滹池淮南地形訓呼沱出魯平山穆天子傳絶鈃山之隊北循滹沱之陽注今在鴈門鹵城縣地理志滹池河自代郡鹵城縣代州繁畤縣東至參合雲州東至文安霸州入海并州川隋圖經云魏改

曰清寧河光武紀注山海經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時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今屬祁州）東南即光武所度處今俗猶謂之危渡口（舊在深州饒陽縣南至曹操因故瀆決今北注新溝今在饒陽北）

易水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易水出涿郡故安縣（今易州易縣）閻鄉東至范陽入濡亦入淶并州寰郡縣志易水在涿州歸義縣（今雄州雄縣）南二十五里括地志一名故安河又名北易水源出易州易縣西谷中之東東南流過歸義縣

東與滹沱河合趙惠文王五年與燕鄭易鄚
今之莫州易漢涿郡之故安也水經注易水
逕安次縣南鄚縣故城北東至文安縣與滹
沱合蘇秦曰易水以南正謂此水是以班固
闞駰之徒咸以斯水謂之南易

南有碣石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大揭石山在右北
平驪成縣西南通典平州盧龍縣在揭石山
碣然而立在海旁晉太康地志秦築長城所
起自碣石在今高麗界非此碣石也括地志

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史記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正義云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通典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于此長城東截遼水而入高麗遺址猶存禹貢右碣石在平州南三十餘里則高麗中為左碣石水經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注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皇漢武皆登之海水西浸而苞其山故言水中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文穎曰在遼西絫縣今屬臨渝始皇三十二年刻碣石門武帝元封元年至碣石輿地廣記在平州石城

縣故驪成今按碣石在海旁鴈門有鹽澤故云碣石鴈門之饒　鄘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

鴈門之饒

通鑑地理通釋曰爾雅北陵西隃雁門是也注即雁門山也山海經鴈門之山無草木注云即北陵西隃鴈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故城在雲州定襄縣後改雲中縣水經注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

東出遼塞鴈門水東南流逕匈奴傳趙武靈
高柳縣故城北舊代郡治
王置鴈門郡地理志秦置今雲應朔州李牧常　代鴈門
備匈奴
過代上谷
通鑑地理通釋曰匈奴傳趙置代郡燕置上
谷郡正義上谷即嬀州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
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通典上谷易幽莫
瀛嬀州之地
軍於東垣矣
通鑑地理通釋曰趙攻中山取東垣與地廣

記真定府鎮州真定縣本中山之東垣邑漢十一年陳豨將趙利守東垣高帝攻拔之改曰真定有滹沱水

夫

秦下軹道正義曰軹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

通鑑地理通釋曰索隱云河內軹縣水經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邱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軹道與鄭鹿戰國策蘇代曰秦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蘇厲曰齊反溫軹高平于魏與地廣記漢軹縣屬河內唐貞觀元年

省入孟州濟源縣故城在縣東南正義軹在懷州濟源縣南二十里後屬孟州聶政軹深井里人秦紀昭王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唐地理志濟源縣西有故軹關戰國策校注曰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以下言修武之南陽知之按大事記顯王十一年韓使許息以軹道易鹿於魏水經注年表赧王三十六年秦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皆魏之軹也軹枳通又作咫蘇秦傳云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又云我下軹道南陽封冀亦指此其言秦者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去灞水百步軹道亭秦王降處也蘇

代云楚得枳而國亡則巴郡之枳也

則南陽危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河内郡脩武應劭曰晋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改曰修武臣瓚云韓非書秦昭王越趙長平西伐脩武時秦未兼天下修武之名久矣劉氏云修武則甯武王伐紂名之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更名修武水經注修武故甯亦曰南陽馬季長曰晋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軹上為南陽應劭風俗地理記曰河南殷國也周

名為南陽輿地廣記曰懷州修武縣本商之寗邑武王更名修武唐武德四年改為武陟而別置修武縣於隋修武縣故城（南陽有二修武即晉魏之南陽也南陽郡今鄧州也）

東有清河

通鑑地理通釋曰水經清水東入于河謂之清口即淇河口也淇水東北過廣宗縣東為清河地理志清河水出魏郡內黃縣南

前有樓闕軒轅

日知錄曰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

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趙涉河博關

通鑑地理通釋曰正義涉貝州南河至博陵今博州博平縣漢屬東郡張儀說齊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輿地廣記博州戰國屬齊趙衛三國之交

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也

愚按賓字國策原作擯若索隱之意則竟以為主賓之賓矣

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

通鑑地理通釋曰左傳昭二十六年晋師克鞏周紀惠公封其少子於鞏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秦紀莊襄王元年東周君盡入其國韓獻成皋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漢更曰河南地理志河南有雒陽縣是為成周鞏縣東周所居

西有宜陽商阪之塞

通鑑地理通釋曰商阪戰國策作常阪通典商州上洛縣有商山亦名地肺山四皓所隱其地

險阻王莽命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荊楚四言

面塞阨屈曲水四繞如屋霤即今七槃十二紆郡縣志即陰晉地也史記六國表秦孝公十一年城商塞韓世家甘茂與昭魚遇于商於商君封於商張儀欺楚以商於之地於林在鄧州內鄉縣商即商洛地理志弘農商縣衛鞅邑

戰國策楚魏戰于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

秦於楚地理志上雒縣屬弘農通典宜陽商阨即今福昌山及商山

東

有宛穰

通鑑地理通釋曰宛穰南陽二縣地理志宛

故申伯國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

秦昭王十五年攻楚取宛韓釐王五年秦拔

我宛今鄧州南陽縣穰今鄧州穰縣戰國策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郡縣志本楚別邑取農穰之義後屬韓秦武王攻取之封魏冉為穰侯六國表韓襄王十一年秦取我穰按穰侯傳取楚之宛葉則宛亦屬楚

淯水

通鑑地理通釋曰通典河南府縣有淯水鄭州新鄭有溱淯二水水經出密縣馬領山在山東陽北城縣又東南流潧水注之又東過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

南有陘山

通鑑地理通釋曰通典今密縣山楚世家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括地志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魏代楚敗之陘山戰國策秦攻陘使人馳南陽之地山海經少陘之山器難之水出焉太平御覽舊傳器難之水即索水少陘山一曰嵩諸山俗名周山在滎陽縣二十五里唐志許州長葛縣有小陘山

鐵幕

徐孚遠曰鐵幕疑是障面劉言臂屜之衣是重言甲恐非也

革

抉索隱曰謂以韋為射決決射韝也戰國策補注曰按詩決拾傳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以鉤弦闓體拾以皮為之著指左臂以遂弦恐此革即拾抉即決也索隱即以為一物蓋據說文韝射臂決之文也亦通

㕹

芮索隱曰㕹與瞂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戰國策補注曰㕹音伐即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借史云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㕹芮

無不畢具故說者上文以甲字句謂其劍皆能斬之

南有鴻溝

通鑑地理通釋曰河渠書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索隱云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縣今屬東京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正義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

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張洎云大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二渠一渠東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都謂之鴻溝莨菪渠自滎陽五池口東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菪渠地理志滎陽縣汴水在西南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陳留縣魯渠水受狼湯渠東

至陽夏入渦渠後儀縣睢水首受狼湯水東

至取慮入泗

陳汝南許鄢

通鑑地理通釋曰陳國楚滅為縣頃襄王自郢徙都焉為魏境今陳州陳汝南春秋時屬沈蔡戰國時屬楚魏漢置汝南郡今蔡州地理志魏郡南有汝南之召陵濦彊新汲西華長平許本許國漢為潁川許縣魏改曰許昌鄢戰國策作鄢楚昭陽伐魏取鄢漢屬潁川唐鄢城縣屬蔡州今屬潁昌府鄭語八邑有鄢周語注妘姓之國為鄭

武公所滅漢陳留有鄢縣應邵曰鄭伯克段於傿是也後漢傿屬梁國韓世家秦伐敗我鄢郡縣志故鄢城在宋州寧陵縣南五十二里漢之鄢縣鄭伯克段於此

昆陽召陵舞陽新郪新郪

通鑑地理通釋曰昆陽漢屬潁川應劭曰昆水出南陽南陽魯陽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汝州葉縣北二十五里有昆陽城光武破尋邑之所召陵漢屬汝南郡齊桓公伐楚次於召陵括地志故城在豫州郾蔡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今屬潁昌府潁舞陽漢屬潁川應劭曰舞水出南樊噲所封唐屬

許州括地志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十里今縣屬潁昌府
新都漢屬南陽郡國志新野縣有東鄉故新都王莽封今新野省入鄧州穰縣新鄭漢屬汝南故城在潁州汝陰縣西北

東有淮潁

通鑑地理通釋曰淮潁二水名地理志淮水出南陽平氏縣今唐州桐柏縣桐柏大復山潁水出潁川陽城縣今河南府登封縣陽乾山

煮棗

通鑑地理通釋曰輿地廣記興仁府曹州寃

亭縣有故煑棗城樊噲從攻項籍屠煑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煑棗城功臣表有煑棗侯顔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田齊世家蘇代謂田軫曰客有言曰漢王謂韓馮張儀曰煑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收寡人則可矣正義煑棗故城在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漢筆宋國故老傳云六國時於此煑棗油今按蘇秦謂東有煑棗當從徐廣之說冤句縣漢屬濟陰一作宛朐大觀二年改宛亭

無胥索隱曰按其地闕

愚按戰國策作無疎補注以為宿胥之口 恐非是

西有長城之界

戰國策補注曰大事記今開封陽武縣魏惠王十二年魏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長城即上所指又十九年魏築長城塞固陽正義云自鄭濱洛北由鄜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按蘇秦說合從在惠王後二年後七年納上郡

地則此時固陽之長城猶魏地也　通鑑地理通釋曰水經注濟瀆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絕長城

北有河外

通鑑地理通釋曰按晉語入河外列城五注云河東也晉以河東爲河外魏以河南爲河外張儀說魏王曰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說齊曰梁效河外索隱謂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魏世家秦復予我河外無忌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蘇秦說趙曰魏弱

則割河外

卷行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河南有卷縣輿地廣記故城在原武縣東行在鄭州亦曰行氏後漢注卷故城在原武縣西非蘇秦説趙曰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

酸棗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屬陳留以林名邪魏世家文侯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取鄭地而城之也

然而田舍廬廡數之曾無所芻牧

余有丁曰數郎數罟之數無所芻牧言人居

裯也戰國策無之數二字另牧下多牛馬之池四字

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

戰國策補注曰家語孔子觀周廟金人之銘曰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云云策謂周書其指此與

齊南有泰山

通鑑地理通釋曰齊世家齊自泰山屬之琅

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貨殖傳泰山其陽
則魯其陰則齊

東有琅邪

通鑑地理通釋曰山海經云琅琊臺在勃海
間琅邪之東其北有山注云琅邪在海邊有山嶕嶢特起狀如高臺括
地志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邪臺
越王勾踐觀臺也琅邪山在縣東南百四十里
始皇立層臺于山上孟子齊景公問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注
琅邪齊東南境上邑管子戒篇桓公將東游

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地理志琅邪縣越王勾踐嘗治此起館臺

後漢注琅邪郡有琅邪山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東北子虛賦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輿地廣記漢琅邪縣在密州諸城縣東境初越王勾踐欲霸中國徙都于此起觀臺于山上周七里以望東海秦始皇置琅邪郡東遊登山大樂之留三月漢武帝亦登焉秦紀始皇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

西有清河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置清河郡治清陽縣後漢省之安帝改歷曰甘陵為清河國治桓帝改國曰甘陵魏復故晉改甘陵縣曰清河後

周置貝州宋改恩州通典春秋屬齊後屬晉七國屬趙地理志趙東有清河齊北有清河以南水經注地理風俗志曰甘陵郡東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世謂之鵲城清河又東北逕清陽縣故城西漢高帝置清河郡治此景帝封子乘為王

北有勃海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置勃海郡今滄祿霸濱諸州之地宋文帝置樂陵郡孝武分置勃海郡後魏改勃海為滄水置滄州通典為齊趙

二國之境無棣縣齊境北至無棣在此地理志齊北有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趙得勃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

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

王維禎曰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高誘注欠明　鮑彪曰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為軌

車轂擊

戰國策校注曰轂元作轚轚者轚之訛說文轚車牽相擊也周禮舟車轚互轂梁傳轚者

不得入釋文音計又古的反此章史作轂擊按秦策車轂擊馳說苑齊人好轂擊楊雄書辨者轂擊讀亦通

衛陽晉之道

通鑑地理通釋曰張儀說楚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陽晉秦昭王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蘇秦說趙曰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水經注陽晉城在廩邱城東南十餘里與都關為左右

徑于亢父之險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屬縣東平國漢高帝紀沛公還軍亢父光武征龎萌自將輕兵至亢父魏志呂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

驕矜而不敢進

愚按驕矜國策作高躍

西有黔中

通鑑地理通釋曰括地志云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今黔府亦其地楚世家秦留懷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頃襄王二十二年秦拔我巫黔中郡通典黔州古蠻夷之地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即此是也楚辭注枉陼辰陽溆浦皆在辰州

巫郡

通鑑地理通釋曰括地志在夔州東通典夔州巫山縣楚置巫郡秦漢為南郡巫縣故城在今縣北巫山在西南

東有夏州

通鑑地理通釋曰楚辭過夏首而西浮夏水

口也左傳沈尹戌奔命於夏汭蘧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杜氏曰漢水苪入江今夏口也通典荆州江陵縣有夏水口左傳夏汭也郡縣志鄂州春秋時謂之夏汭漢為沙羡東境後漢末謂之夏口亦名魯口

海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楚威王六年敗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左傳楚奄征南海　戰國策校注曰海陽海之南耳非遼西郡也盧藏用云在廣陵東今楊州海寧縣劉氏云楚之東

田汝成曰新安休寧古稱海陽正在楚之東也

南有洞庭

通鑑地理通釋曰正義洞庭湖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又有洞庭山名君山在湖中心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韓非初見秦曰秦與荆人大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後漢南蠻傳云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

蒼梧

通鑑地理通釋曰按陘塞其說有三山海経

有少陘之山太平御覽謂在滎陽則正義新鄭近之滎陽春秋為鄭戰國為韓蓋南北之隘道楚為塞以禦北方故燕秦於韓日南有陘山於楚日北有陘塞其地一也楚漢之際亦於此決勝負焉左傳楚子庚治兵於汾陘之塞在汝鄭二州

郇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漢地理志漢中旬陽縣北旬水所出南入沔鄘商攻旬關正義云漢中洵水之關在金州水經漢水東合旬水輿地廣記金州洵陽縣後漢省晉復置僞魏興郡按金州後

漢末為西城郡魏得之改魏興申儀為太守屯洵口、水經注旬水東南注漢之旬口蜀蔣琬欲由漢沔襲魏興今屬利州路南蔽夔峽西接梁洋為控扼之地今蘇秦所謂郇陽即洵陽也郇旬洵三字通徐廣以為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索隱以為新陽故城在蔡州真陽縣西南皆非也又按楚世家懷王二十五年與秦盟黃棘秦復與楚上庸正義括地志云今房州竹山縣及金州是頃襄王十九年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正義謂割金房均三州及漢水之北非蘇代云殘均陵塞郢隘正義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楚割上庸之

明年秦拔西陵又一年拔郢
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
愚按國策云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
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
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
徐孚遠曰正文云秦兵不出于五年而徐云
自初說至此三年二說懸殊
於是乃歸燕之十城
國策云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為兄
弟而請罪於秦

而燕王不復官也
國策作不復館
不死殊而走
日知錄曰說文絜傳曰斷絕分析曰殊謂斷
支體而未及死淮南王傳太子即自剄不殊
代乃求見燕王
大事記曰戰國策載蘇代說燕王之辭誤以
為噲使噲能有志如是豈至覆國乎論其世
考其事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
吾聞齊有清濟濁河

通鑑地理通釋曰左傳哀十一年齊伐我及清注濟北盧縣東有清亭齊語桓公正封疆地南至于陶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水經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注云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清亭春秋所謂遇于清也水色清深馬頰水東注于清濟謂之馬頰口清濟即此水也蔡氏曰李賢謂齊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沈氏謂濟水伏流地中東阿亦濟所經井水清而重

孟康曰齊西有平原德州河水東北過高唐博州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

長城鉅防

通鑑地理通釋曰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郡國志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左傳襄十八年齊禦晉平陰塹防門杜氏云在縣北巨防即防門即有長城至東海郡縣志故長城首起

鄆州平陰縣北二十九里齊愍王所築輿地廣記鄆州平陰縣漢盧縣地唐屬濟州又淄州淄川縣古齊長城楚世家還蓋長城以為防外紀威烈王十六年王命韓趙伐齊入長城左傳防門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世家趙人歸我長城在威王時郡縣志平陰故城在平陰縣東北三十五里

燕相子之與蘇代婚

愚按國策云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

蘇代與子之文後章又云燕相子之與蘇代
婚
齊伐宋宋急
余有丁曰按傳中前言舉宋此復言宋急者何
也據齊表此段是前段必誤
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索隱曰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
董份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敗為
功之意非言齊國困弊也
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
國策挑作遥

焚秦符正義曰符徵兆也

金壯曰按符者節信也張儀傳云借宋之符焚秦符者絕之也楚世家云齊折楚符而合于秦解作徵兆何說

秦挾賓以待破

鮑彪戰國策注曰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

乃名蘇代復善待之

戰國策校注曰按此策文蓋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後勸之尊齊擯秦而說秦以伐齊非

將伐宋時事也策云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史遂以此策首語接其下且史記代事前等固多誤如舉五千乘云云以為說子噲之類代為燕間齊謅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時代已至燕豈至時尚留宋而為之說燕哉此策不能無舛而史尤失之也

乘船浮於文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蜀郡有汶江縣岭岷嶓水經注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

氐道縣北注汶出徼外嶓山西玉輪坂下

乘夏水而下江之水盛漲時也索隱曰謂夏潦

愚按宜為夏水之口夏水通漢亦通江不得因有下夏水西出即以夏潦之水為解也

乘船出於巴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縣志渝州古巴國今重慶府閬白二水曲折如巴字故謂之巴正義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西南夷傳楚威王使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蘇代云輕舟浮於汶乘舟出於巴謂汶江巴江也

張儀說楚謂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楚三千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羊祜請伐吳謂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崔仲方論取陳謂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彼聚兵漢口峽口則下流諸將擇便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秦以此脅楚晉以此取吳隋以此取陳然秦不敢泛江而伐楚者以道危而扞關亦難攻也

四日而至五渚

通鑑地理通釋曰戰國策五渚韓非子作五

湖水經注湘水沅水微水澧水凡此四水同
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

我起乎少曲

通鑑地理通釋曰索隱云地近宜陽劉氏以
為蓋在太行西南范睢傳秦昭王四十二年
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正義括地志高平故
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
城非也周桓王以與鄭竹書紀年云魏襄王
四年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陽為河雍向
為高平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蘇代曰已得宜陽少曲致

藺石水經注康溝又東逕扶溝之白亭北又東逕少曲亭陳留風俗傳曰尉氏縣[illegible]東有少曲亭俗謂小城

一日而斷太行

通鑑地理通釋曰韓世家秦擊我於太行上黨降趙戰國策國曰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則韓請效上黨之地

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韓世家貞子徙居平陽世本作景子徙正義晉州城地理志河東平陽縣堯都

也在平河之陽晉州臨汾縣括地志晉州城因平
陽城東而為之
二日而莫不盡繇
董份曰盡繇言韓徵民繇役為備國騷動之
意
我舉安邑
安邑詳魏世家
塞女戟韓氏太原卷
焦竑曰按趙策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氏太
原絕正義以卷為絕本此

封冀

通鑑地理通釋曰魏世家哀王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紀年作晉陽封谷正義封陵在蒲州今河中府徐廣云河東皮氏縣東北有冀亭晉荀息曰冀為不道皮氏今河中府龍門縣秦紀惠王九年渡河取皮氏正義封陵在古蒲坂西南河曲之中

包

西周正義曰西周王城及畢

通鑑地理通釋曰世本西周桓公居河南東周惠公居洛陽呂氏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考王封

其弟揭于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為河南桓公（王城故地）威烈王嗣位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實東周惠公此東西周分之始也（東周王所居之洛陽也鞏班之采邑也）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為二東西周各為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於其上耳自是而後凡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皆謂二周君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

決白馬之口

通鑑地理通釋曰 水經注竹書紀年梁惠成

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金堤
既建金堤在白馬界故渠水斷尚謂之白馬瀆韓非趙
初見秦曰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張儀說
曰守白馬之津正義云在滑州白馬縣北二十里水經注白馬縣神馬亭
閒山圖所謂白馬山也山上常有白馬群行悲鳴則河決
魏無外黃濟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外黃漢屬陳留張晏曰魏
郡有內黃故加外地理志注左氏傳曰惠公敗宋師于黃杜預以為外
黃縣東有黃城故城在開封府雍丘縣東六十里唐貞觀元年省後梁太祖幸河北至內
黃顧李延日何謂內黃班回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班曰秦

有外黄都尉今在雍丘下黄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五代通録河南有外黄小黄故河北為内黄小黄為齊高所廢其故城今在濟陽陳留小黄故城在陳留縣東北
水經注云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地竹書紀
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濟陽漢陳留郡濟陽縣唐省入究句
建隆四年為濟陽鎮隸開封府東明縣
決宿胥之口
通鑑地理通釋曰水經注究水東南入淇水
淇水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
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
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

宿胥口河水北入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即指是瀆也通典淇水出山東至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曹公於水口下大枋木成堰遏洪水入白溝時人號枋頭溝洫志黎陽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

魏無虛頓丘

水經注淇水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皇覽曰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世謂之殷皆北也蓋因丘而爲名故曰頓丘矣　通鑑地理通釋曰春秋桓十二年公會宋公于虛注云

宋地水經注洹水出山連遝殷墟竹書紀年
曰盤庚即位自奄遷于此遂曰殷史記項羽
與章邯盟
洹水南殷虛上正義云括地志相州安陽縣
盤庚所都即此北冢殷墟南去朝歌縣城百
四十里國都城記云鄴縣城西南四十里
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陽城名殷中即殷所
謂北冢者索隱洹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
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太平御覽相州
圖經曰安陽汙鄴也在其洹二水之間本殷
墟所謂北冢是也戰國策曰紂昔聚兵百萬
左殷淇水使竭右歙洹水不流今按地理志
河內殷虛更屬于晉注云殷虛沒郡朝歌縣
魏世家秦拔我
朝歌亦魏地也
又曰水經注闞駰云頓丘
在淇水南又屈遝頓丘西爾雅曰山一成謂
之頓丘釋名謂一頓而成丘無高下大小之

教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竹書紀年晉
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輿地廣記云本衛邑漢屬東郡唐屬魏州
復置澶州晉天福四年以頓丘為德清軍熙寧四年省入開德府清豐縣戰国策張儀謂魏
王曰齊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
攻則滅大梁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陳留郡浚儀故大
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今東京祥符魏世家惠王三十一
年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
近秦于是徙治大梁水經注大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于戰国
為大梁周梁伯之居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
酈食其

曰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㠯王元年又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張儀說魏史記云從鄭至梁二百餘里戰國策云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按九域志鄭州至東京一百四十里陳州至東京二百四十五里當以國策為正又曰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粮漕庾不下十萬鮑氏謂他國或有山川

關塞惟梁無之皆以卒戍守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
愚按國策作離石馬陵
用兵如刺蜚
鮀彪戰國策注曰集韻蜚蟲名喻易也